

第一章 落水醒來，戲中人未死

夏嫣然死的那一夜，雨下得很大。

不是戲裡那種恰到好處、能襯托女主角淒美轉身的雨，而是真正砸在人身上會痛、會冷、會讓人喘不過氣的雨。

保姆車停在酒店後巷時，她已經察覺不對。

酒裡的味道太甜，甜得蓋過了原本該有的辛辣。她在圈子裡待了十年，不是沒見過那些藏在笑臉底下的手段。有人遞酒，有人起鬨，有人故意關了她助理的電話，有人笑著說只是慶功，影后總不能這點面子都不給。

她給了。所以她也知道，從那杯酒入喉開始，自己不能再相信任何人。

一股燥意自胸口漫開，呼吸漸漸失了節奏，指尖微微發顫，眼前燈光一圈一圈地暈開。她扶著洗手台，抬頭看見鏡子裡的自己。

妝還是精緻的。眉眼仍舊漂亮，唇色被燈光映得鮮紅，像她剛拍完那場宮宴戲裡，女主角被群臣逼到絕境時，仍舊端著一身尊貴皮囊。

可她知道，這不是戲。

戲裡摔了，會有人喊卡。

現實裡摔了，只會有人替她寫一份漂亮的訃聞。

門外傳來男人壓低的聲音，模糊卻逼近。夏嫣然把水龍頭開到最大，冰冷的水捧起來潑在臉上，硬是讓自己清醒一點。

她摸出手機，螢幕卻怎麼也按不準。指尖滑過通訊錄，停在助理名字上時，外頭忽然有人敲門。

「嫣然姐，妳還好嗎？」

那聲音很溫柔，溫柔到令人作嘔。

夏嫣然沒有回答，她撐著牆，轉身看向洗手間裡半開的窗。這是十五樓，窗外有一小段突出的維修平臺，雨水打在鋁架上，發出細碎又刺耳的聲響。

她知道那很危險，可是留下來更危險。

門外的人又敲了兩下，這回聲音裡多了點不耐，「嫣然姐？」

夏嫣然咬破舌尖，血腥味漫開的瞬間，她攀上窗臺。

雨水迎面灌來，風冷得像刀。她的裙襬被窗框勾住，撕裂一聲，像是哪裡被扯斷。

她只差一步就能踩上平臺，只差一點就能往隔壁房間移過去。

可藥效讓她的身體不聽使喚，腳下一滑時，她甚至還有餘力想，原來人的一生不是跑馬燈，而是一瞬間非常不甘心。

她不甘心。

她從書香門第走進演藝圈，從一句台詞都被導演罵得狗血淋頭，到拿下影后。她熬過冷眼，熬過黑稿，熬過那些笑著說「漂亮女人走不遠」的人。

她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她的新戲才拍到一半。

她演的女主角還沒替自己洗清冤屈，還沒走到結局。

她怎麼能死在這種地方？

身體墜下去的那一刻，雨聲忽然遠了。

遠得像隔著一場夢。

她最後看見的，是酒店外牆玻璃裡倒映出的自己，紅裙翻飛，像一隻被折斷翅膀的鳥。

然後，天地皆黑。

再醒來時，她先聽見了哭聲。

不是雨聲。

是很輕、很壓抑，像怕吵醒什麼人的哭聲。

夏嫣然皺了皺眉，喉嚨像被砂紙磨過，疼得厲害。她想睜眼，眼皮卻重得不像自己的。身體冷，一陣一陣地發寒，胸口悶得幾乎喘不上氣，背上也疼。

耳邊有人急急喚著，「小姐，小姐您醒醒啊……您不要嚇奴婢，小姐……」

小姐？夏嫣然心裡一沉。

她費力睜開眼，入目的不是醫院白牆，也不是刺眼的手術燈，而是一頂煙青色繡帳。帳角垂著細細的銀鈴，窗外透進來的天光微白，帶著冬末春初尚未散盡的寒意。

屋裡燃著藥香，苦味極重。

床邊跪著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丫鬟，眼睛哭得又紅又腫。見她睜眼，那丫鬟先是愣住，隨即像被什麼砸醒似的，猛地撲到床沿。

「小姐醒了！夫人！老爺！小姐醒了！」

這一嗓子喊得夏嫣然頭皮發麻，她想開口，嗓子卻啞得只擠出一點氣音。

小丫鬟連忙捧了溫水過來，手抖得幾乎拿不穩杯盞。

「小姐，您慢些，慢些喝。」

夏嫣然借她的手喝了一口水，溫熱滑過喉嚨，她才稍微活過來一點。

她轉眼看向四周。

雕花木床，青紗帳，紫檀小几，牆上掛著一幅春山圖，窗邊擺著一架古琴。屋裡所有陳設都非常雅致，雅致得像她拍戲時搭出來的古代閨房。

不，不能說像，這裡比片場更逼真。

片場的木頭聞起來有新漆味，假的窗櫺背後是鋼架與燈。這裡卻有藥香、炭火、潮濕的木氣，還有一種久居之處才會有的溫柔舊意。

門外很快傳來一陣凌亂腳步聲。

一名中年男子快步進來，身上還穿著半舊的青色常服，束髮略亂，顯然是匆忙趕來。他身後跟著一名婦人，婦人披著素色外裳，眼裡含淚，原本端莊的面容因憔悴而顯出幾分脆弱。

婦人一見夏嫣然醒著，眼淚當場滾下來。「嫣兒！」她撲到床前，卻又像怕碰疼她，手停在半空，顫得厲害。

中年男子站在一旁，眼眶也是紅的，卻強行壓著情緒，聲音微啞，「醒了便好，醒了便好。」

夏嫣然看著他們，腦子裡像有一根弦驟然繃斷。

這兩張臉，她見過。

不是在現實裡。

是在劇組。

那部名叫《玉京春深》的古裝歷史劇裡，國子監祭酒夏行舟，和他的夫人柳氏。她演的是劇中的女主角，不是夏家小姐。

可她讀過劇本。

夏家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小姐，夏嫣然。戲份很少，出場沒幾場，性子溫順，因捲入女眷爭端被人設計落水，病了一陣子後香消玉殞。她的死原本只是為了推動女主進入權貴圈，也是後續夏家敗落的一個引子。

編劇甚至沒給這個角色太多筆墨，只在旁白裡寫了句，夏氏女嫣然，命薄，逢春水而夭。

夏嫣然指尖瞬間發冷，她穿成了那個命薄的炮灰女配。而她現在，剛從水裡撈回來。

柳氏見她臉色一下慘白，嚇得忙問：「嫣兒，可是還難受？哪裡疼？妳同娘說，別怕，娘在這裡。」

夏嫣然張了張口，腦子轉得飛快，不能慌，她現在什麼都不知道，不能露餡。原主落水後醒來，若性情有異，旁人也許只當她受驚。可若她一開口問出不該問的話，便是把自己往火上架。

她垂下眼，讓睫毛遮住神色，再抬頭時，眼裡已浮出一層恰到好處的茫然與驚懼。

「娘……」這一聲喚得很輕。

柳氏聽得心都碎了，連忙握住她的手，「娘在，娘在。」

夏嫣然順勢看向旁邊男子，遲疑片刻，「爹？」

夏行舟神色一動，立刻上前，「是爹。」

夏嫣然抿了抿乾裂的唇，低聲說：「我……我有些記不清了。」

屋裡霎時靜下來。

小丫鬟嚇得倒抽一口氣。

柳氏臉色發白，「記不清？嫣兒，妳不記得什麼？」

夏嫣然將目光轉向床帳，像是努力回想，卻越想越痛苦，「我只記得……水很冷，有人喊我，又好像沒有人。我想不起來自己怎麼落水，也想不起來落水前發生了什麼。」

她沒有說自己全忘了。

全忘太假，只忘落水前後，既能遮掩她對這個世界的不熟，也能保留後續探查的餘地。

夏行舟臉色沉了下來。不是失望，是驟然壓住的怒。

柳氏卻只顧著心疼，回頭急道：「快，去請周大夫再來一趟。」

小丫鬟抹著眼淚應聲跑出去。

夏嫣然看似虛弱地閉了閉眼，心裡卻把方才所有人的反應都記了下來。

柳氏是真急。

夏行舟是真怒。

那丫鬟也是真哭。

可剛才在外間，她醒來前，似乎還有一個腳步聲退得很快。很輕，像有人守在外面，聽見她醒了，反而先離開。

夏嫣然指尖微微蜷起，有人不想她醒。

春寒未散，藥味在房中越熬越濃。

周大夫很快被請來，是個鬍鬚花白的老者。他替夏嫣然診脈時，眉頭皺得像能夾死一隻蚊子。診完後，又問了幾句頭疼不疼、胸悶不悶、可有想吐。背上疼痛有減緩嗎？

夏嫣然一一答了。半真半假。

她確實頭疼，胸口也悶，背部也疼。可她更清楚，眼下任何一點不適都能成為她暫時逃避追問的理由。

周大夫起身，對夏行舟道：「小姐溺水受寒，背部受到撞擊，又驚了神魂，能醒已是萬幸。至於記憶混亂，許是驚懼所致。這幾日切不可再受刺激，需靜養。」

柳氏忙問：「那可會好？」

周大夫想了想，道：「若只是驚懼傷神，慢慢養著或許能想起來。夫人莫急，眼下保住身子最要緊。」

夏嫣然安靜靠在枕上，聽見「神魂」二字時，心裡莫名一跳。

大夫走後，柳氏親自餵她喝了半碗藥。那藥苦得人舌根發麻，夏嫣然喝到一半，眼角都被逼出淚來。

柳氏見狀，忙取了蜜餞送到她唇邊，「苦著了吧？從前妳最怕喝藥，每回都要娘哄半天。」

夏嫣然咬住蜜餞，酸甜味在口中慢慢化開。

從前。她心裡輕輕念著這兩個字。

這個身體有從前，有父母，有丫鬟，有一屋子熟悉她的人。可她不是那個從前的夏嫣然。

她是偷活下來的人。不，也不能這麼說。

她不是偷。她也是夏嫣然，只是這個名字是她的藝名。

只是不知道老天哪根筋搭錯，讓她從現代那場骯髒的雨裡，摔進了古代這場冰冷的水中。

夏行舟一直站在床邊，沉默良久，忽然說：「嫣兒，妳好好養病，旁的事不必想。落水之事，爹會查清楚。」

夏嫣然抬眼看他。

夏行舟的相貌清正，眉眼間有文臣的克制與風骨。這樣的人，若在戲裡，大概會被寫成端方卻無用的父親。可此刻他站在這裡，袖中的手分明握緊了。

他不是無用，他只是還不知道敵人在哪。

夏嫣然輕聲問：「爹，我是自己失足落水的嗎？」

柳氏手一僵，沒想到嫣兒會有懷疑。

「妳為何這麼問？」夏行舟眼神微沉。

夏嫣然垂眸，「我只是覺得……若是自己失足，為何我會這麼害怕？」

這句話一落下，屋裡瞬間安靜了。

柳氏眼淚再次湧上來，「我的嫣兒……」

夏行舟看向女兒，像是第一次重新看清她。

從前的夏嫣然性子柔弱，說話總怕多說一句惹人不喜。若遇上這種事，只怕醒來後也只會哭，或是把害怕都吞回肚子裡。

可眼前的女兒不同，她明明虛弱得連坐起來都吃力，眼神卻清醒。清醒得不像剛從鬼門關走回來的人。

片刻後，夏行舟低聲道：「不是。」

柳氏猛地看向他，「夫君！」

夏行舟沒有避開女兒的眼睛，「妳落水的地方，在清和園後湖。那日女眷眾多，照理說不該無人看見。可偏偏妳落水時，身邊伺候的人被支開，附近巡走的婆子也說什麼都沒聽見。再加上妳的背後有遭到重擊，地上還有油布殘片。」

夏嫣然心底一凜。

夏行舟繼續道：「妳被救起時，已昏迷不醒。若再晚半刻，便……」他沒說下去。

柳氏用帕子按住眼角，聲音顫抖得不成樣，「嫣兒，妳若想不起來，便不要想了。那些骯髒事，自有我和妳爹處理。」

夏嫣然望著他們，胸口忽然悶得更厲害。

她在現代的父母早已過世，家裡長輩多是讀書人，待她嚴，卻也教她骨氣。她進演藝圈時，家中親戚多不理解，說她好好的書香門第出身的女孩，何苦去吃那碗靠臉的飯。

可她偏去了。

她喜歡表演。

喜歡變成另一個人，喜歡在故事裡替那些沒有說出口的委屈發聲。

只是她沒想過，有朝一日，她會真的變成另一個人。而這個人的父母，正把她當成失而復得的珍寶。

夏嫣然心裡有些發酸。

她輕輕回握柳氏的手，聲音還啞著，「娘，我不怕。」

柳氏心頭驀地一緊。

夏行舟也看著她。

夏嫣然慢慢說：「我只是想活著。」

她語氣很輕，可在這間藥香瀰漫的屋子裡，卻沒有人敢忽視。

柳氏終於忍不住，將她的手貼在臉側，哭道：「會的，妳一定會好好活著。娘不會再讓任何人害妳。」

夏嫣然沒有再說話。因為她知道，保證是最不可靠的東西。

想活著，不能只靠別人護。她得自己學會在這個世界活下去。

傍晚時分，天色陰沉，屋外風聲掃過竹梢，細碎得像有人在低語。

夏嫣然喝了藥，又昏昏沉沉睡過一覺。再醒時，房裡只留了一盞小燈。靈兒坐在腳踏旁打盹，頭一點一點的，手裡還攥著帕子。

夏嫣然動了動。

靈兒立刻醒來，「小姐，您醒了？可是渴了？還是又疼了？」

夏嫣然看著她眼下青黑，問：「妳一直守著我？」

靈兒吸了吸鼻子，「奴婢當然要守著小姐。小姐都不知道，您被救回來時臉白得嚇人，奴婢叫您，您也不應。夫人暈過去一回，老爺在外頭站了一夜，誰都不敢勸。」

她說著說著，又要哭。

夏嫣然忙道：「別哭了，再哭眼睛要腫成核桃。」

靈兒愣住。

夏嫣然也愣了一下。糟。原主會不會這樣說話？

靈兒卻忽然破涕為笑，哭音裡帶著委屈，「小姐還笑奴婢，您從前哪會這樣打趣人。」

夏嫣然心口微鬆，順勢道：「從前不會，以後學著會。鬼門關走一遭，總不能還和以前一樣。」

靈兒呆呆看著她。

夏嫣然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靈兒搖頭，小聲道：「奴婢只是覺得，小姐現在這樣……很好。」

夏嫣然微怔。

靈兒低下頭，手指絞著帕子，「從前小姐脾氣太好了，旁人說什麼您都忍著。明明是她們欺負人，您還怕給老爺夫人惹麻煩。奴婢每次看了都氣，可奴婢只是個丫鬟，也不能替小姐罵回去。」

夏嫣然看著她，心裡那點緊繃慢慢舒緩一些。原來這個原主，真是個軟性子。

靈兒又急忙補了一句，「奴婢不是說小姐從前不好！小姐從前也很好，很溫柔，很心善。只是……只是現在這樣，好像不會再被人欺負了。」

夏嫣然輕聲說：「那妳怕嗎？」

靈兒疑惑，「怕什麼？」

「怕我變了。」

靈兒用力搖頭，「奴婢不怕。只要小姐還是小姐，怎麼變都是小姐。」

這句話簡單，卻像一顆小石子，落進夏嫣然心湖裡。她沉默片刻，問：「靈兒，我落水那日，妳在哪裡？」

靈兒臉色立刻白了。「奴婢……奴婢該死。」

她說著便要跪下，夏嫣然忙伸手拉住她，牽動胸口一陣疼，忍不住低咳。

靈兒嚇得不敢再動。

夏嫣然緩過氣，低聲道：「我不是怪妳，我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。」

靈兒眼眶紅了，「那日清和園賞春宴，原本奴婢一直跟著小姐。後來有個婆子過

來，說夫人讓奴婢去取小姐的披風。奴婢想著湖邊風大，怕小姐著涼，便去了。可等奴婢回來，小姐已不在原處。奴婢問人，她們都說沒看見。後來……後來就有人喊落水了。」

夏嫣然問：「那婆子是夏家的人？」

靈兒搖頭，「不是，是清和園裡伺候的人。奴婢從前沒見過。」

「妳還認得她嗎？」

靈兒用力點頭，「認得。她左邊眉尾有顆黑痣，說話時嘴有些歪。」

夏嫣然眼神微動。很好。有特徵。

她又問：「我落水前，可曾見過什麼人？或是同誰起過爭執？」

靈兒想了想，「小姐性子好，哪會同人爭執。只是那日……」她頓住。

夏嫣然看著她，「只是什麼？」

靈兒壓低聲音，「只是那日李二姑娘說了幾句不好聽的話，說小姐空有清貴名聲，卻不會討人喜歡，將來未必嫁得好。小姐聽了有些難過，便往後湖那邊走了幾步。」

李二姑娘。夏嫣然在腦中迅速翻找劇本人物。

李家旁支女，李令儀。劇裡戲份不重，是楚王妃李氏娘家侄女，常出入楚王府，性子驕縱。原劇中，夏嫣然落水似乎就和幾個女眷拌嘴有關，最後草草定成意外。可現在聽來，這不像意外。倒像有人利用李令儀的刻薄，把原主引到湖邊。

夏嫣然心裡冷笑。一層套一層，若她真死了，眾人只會說閨閣女子臉皮薄，被人說了兩句便傷心失足。李令儀最多落個嘴壞的名聲，真正動手的人卻能藏得乾乾淨淨。

這種戲碼，她在劇本裡看過太多。

只不過過去她拿的是女主劇本，現在拿的是差點開場殺青的炮灰劇本。

寶貝，老天爺真是會安排。她都死過一次了，還要她起來加班破案。

夏嫣然閉了閉眼，再睜開時，眼底已無半分迷茫。「靈兒。」

「奴婢在。」

「明日起，妳替我留意府裡所有人的話。誰提起落水，誰避著落水，誰打聽我記不記得，妳都記下來。」

靈兒一愣，「小姐，您是懷疑府裡也有……」

夏嫣然輕聲說：「不是懷疑，是一定有。」

夏家乾淨，不代表夏家裡每個人都乾淨。

靈兒臉色發白，卻還是點頭，「奴婢明白。」

夏嫣然又問：「那日賞春宴，楚王府的人可在？」

靈兒想了想，道：「楚王妃身子不適沒來，但楚王府世子來過，還有……還有二公子。」

夏嫣然眸光微凝，「二公子？」

「就是楚王側妃所出的衛二公子，衛遲旭。」靈兒小聲道，「外頭都說他是京城最不像話的紈褲，成日鬥雞走馬，流連酒樓。那日他也在清和園，不過沒往女眷這邊來，只在前頭同幾位公子喝酒。」

衛遲旭。夏嫣然心裡那本劇本又翻開了一頁。

劇中衛遲旭是楚王庶子，風流荒唐，不成氣候。後來因誤撞軍械交易，被牽連而死。他的死在劇裡只是個轉折，用來引出楚王府更大的風波。

當時她讀到這裡，還曾問過編劇一句，這人死得是不是太隨便了？

編劇笑著說，男配嘛，能派上用場就行。

夏嫣然忽然覺得一陣寒意從背脊爬上來。

如果她不是穿到劇本中，她現在身處的世界是真的呢？

那麼劇本裡每一個被輕飄飄寫死的人，都不是有用就行。

都是人命。

夜風敲窗，燭火微晃。

靈兒替她掖好被角，又小聲問：「小姐，您還有哪裡不舒服嗎？」

夏嫣然搖頭，「我想睡了。」

靈兒連忙熄了外間兩盞燈，只留床邊一點暖光。

屋裡安靜下來後，夏嫣然卻沒有睡。

她望著帳頂，腦中飛快梳理目前所知的一切。

她穿成炮灰夏嫣然。

時間點在落水後。

原劇中，夏嫣然落水後不久便死，死因被認定為受寒驚懼，神智癲狂。可現在她醒了。

落水不是意外，有人支開靈兒，有人引原主去湖邊，有人確保附近無人及時救援。

牽扯人物有李家旁支女李令儀、清和園不明婆子，可能還有夏府內鬼。

楚王府的人也在場。

衛遲旭也在場。

而原劇中，衛遲旭後來死於軍械案。

軍械案。這三個字像一枚釘子，輕輕敲進她腦中。

夏嫣然對《玉京春深》的主線記得很清楚。那部戲講的是女主定國公府嫡女沈清漪如何一步步洗清家族冤屈，與皇子攜手平定朝堂風波。楚王府只是中段重要副線，軍械案則是引爆朝堂鬥爭的一個關鍵事件。

可她穿成的夏嫣然，照理說在軍械案真正展開前就該死了。

她知道的劇情，也許能救她一次，卻救不了她一世。

更何況，從醒來到現在，許多細節已經與劇本對不上。

原劇裡沒寫清和園婆子，沒寫油布，沒寫夏行舟的怒，也沒寫柳氏娘家的商路。

是劇本省略了？

還是劇本錯了？

夏嫣然翻了個身，胸口仍舊悶疼背也痛。

她閉上眼。不管是哪一種，她都不能再把劇情當救命符。

她真正能依靠的，是自己。

她會看人。會演戲。會記台詞。

也會在一屋子虛情假意裡，找出那個最先露怯的人。
既然老天讓她活成一個戲中人，那她便把這場戲演下去。
只是這一次，她不演別人給的劇本。她要自己改台詞。

隔日清晨，天剛亮，院裡的桃花被夜雨打落了一地，粉白花瓣沾著泥水，倒像一場未散的春雪。

夏嫣然醒得很早，身子仍虛，起身時眼前黑了一瞬。靈兒連忙扶住她，急得差點又喊人。

夏嫣然抬手制止，「別吵，我只是躺久了。」

靈兒皺著臉，「小姐，周大夫說您要靜養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夏嫣然靠在軟枕上，慢慢調整呼吸，「所以我只是坐起來，不是去屋頂翻筋斗。」

靈兒眨了眨眼，噗哧笑出聲。笑完又覺得不妥，趕緊低頭。

夏嫣然看她一眼，「想笑就笑，我又不是紙糊的。」

靈兒小聲嘀咕，「小姐現在說話真有趣。」

夏嫣然心想，那是妳沒見過我在劇組罵人不帶髒字的時候。

不過這話不能說。

她讓靈兒替自己梳洗。銅鏡中的少女臉色蒼白，眉眼卻生得極好。不是她現代那種明艷到有攻擊性的漂亮，而是清雅柔和，像春日枝頭剛醒的梨花。

難怪原主容易被欺負。這張臉太無害。

無害到像誰都能來折一枝。

夏嫣然看著鏡中的自己，慢慢笑了一下。

可惜了。梨花也是會壓枝的。

外頭傳來丫鬟通報，說柳氏來了。

柳氏一進門，見她坐起來，先是皺眉，「怎麼起來了？大夫說要靜養。」

夏嫣然立刻垂眸，嗓音低柔了些，「躺得頭暈，想坐一會兒。娘若不許，我便躺回去。」

靈兒站在旁邊，眼睛都看直了。

這變臉也太快了。

柳氏果然心軟，哪裡還捨得責怪，只坐到她身邊摸了摸她額頭，「還好，沒燒。

今日想吃什麼？娘讓小廚房給妳做。」

夏嫣然想了想，「清粥就好，再配一點甜的。」

柳氏眼底浮起笑意，「妳從前病了也是這樣，嘴裡說吃不下，偏又惦記甜。」

夏嫣然也笑。

她笑得乖巧，心裡卻在想，越是這種細節，越不能露餡。

用過早膳後，夏行舟也來了一趟。他今日換了官服，顯然要去國子監。臨走前他看著女兒，似乎有話想說。

夏嫣然先開口，「爹，今日若有人問起我，便說我仍舊昏沉，記不得事，也見不得客。」

夏行舟一怔。

柳氏也看向她。

夏嫣然輕聲說：「既然有人想知道我記不記得，那就先讓他們猜。人一急，便容易做錯事。」

夏行舟眼中掠過一絲驚訝。這話，不像他從前那個遇事只會低頭的女兒會說的。可這幾日她在鬼門關前走過一遭，性情有變，也不是不能理解。更何況，這樣的變化並不壞。

夏行舟沉默半晌，低聲道：「嫣兒，妳不必勉強自己。」

夏嫣然望著他，「爹，我不是勉強。我只是忽然想明白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有些人不會因為我退讓，就放過我。」

夏行舟心頭一震。

柳氏眼眶又紅了。

夏嫣然伸手握住柳氏的手，微微一笑，「所以我不能再只會怕了。」

夏行舟看了她許久，終於道：「好。爹知道了。」

他離開後沒多久，府裡果然有人來探消息。

先是二房的嬸娘差人送補品，話裡話外問小姐醒後可曾說什麼胡話。接著是外院一個管事娘子來請安，說夫人若忙不過來，她願替小姐抄經祈福。再晚些，還有個小丫鬟藉送炭火，偷偷往內室瞧。

靈兒記得很仔細。

夏嫣然半靠在窗邊軟榻上，手裡捧著一卷書，表面看得專心，實則把每一個名字都聽進心裡。

直到午後，天色稍霽，院中濕意被陽光曬出淡淡泥香，靈兒忽然從外頭回來，臉色有些異樣。

夏嫣然抬眼，「怎麼了？」

靈兒走近，壓低聲音，「小姐，奴婢聽見廚房兩個婆子說話。她們說……清和園那邊死了個婆子。」

夏嫣然手指一頓。

「什麼婆子？」

靈兒臉色發白，「奴婢不敢確定，可她們說那婆子左邊眉尾有顆黑痣，前日夜裡投井死了。」

房中安靜下來，窗外春光正好，桃花被雨洗過，枝頭還掛著水珠。夏嫣然卻只覺得一股寒意，從腳底慢慢漫上來。

那個支開靈兒的婆子，死了。這代表什麼？她剛醒來，對方就開始滅口。她落水這件事背後的人，比她想的更警覺、更狠。

靈兒聲音發抖，「小姐，怎麼辦？」

夏嫣然慢慢合上書，她想起現代死前那扇被雨打濕的窗，想起那些笑著遞酒的人，想起自己墜落前那點不甘心。人心這東西，換個朝代，竟也沒新鮮到哪裡去。她抬起眼，眸中那點病氣尚未散盡，卻已多了一層冷光。「不怎麼辦。」

靈兒怔住，不知小姐是什麼意思。

夏嫣然淡淡道：「他們急著殺人，說明我活著這件事，讓他們很不安。」她望向窗外被風吹動的桃枝，聲音很輕，卻一字一句清楚。「那我就更要好好活著。」她還要看看，是誰這麼怕一個本該死去的炮灰睜開眼。

第二章 夏家清貴，女兒換了性子

春雨停後，京城的天仍舊濕冷。

夏府院中的桃花被雨打落了一地，粉白花瓣黏在青石磚上，像誰不小心灑翻了胭脂盒，又被夜裡的雨水揉得狼狽。清早起來，丫鬟們便拿著竹帚掃花，掃了半晌，枝頭被風一吹，仍有花瓣慢悠悠落下來，彷彿非要和人作對不可。

靈兒蹲在廊下看著，忍不住小聲嘀咕：「這花也真是，落都落了，還落得這麼磨人。」

屋裡傳來一聲輕笑。

「它若一次落乾淨，妳今日不就少了一件能抱怨的事？」

靈兒一怔，回頭便見夏嫣然靠在窗邊軟榻上，身上披著月白繡梨花披風，手裡捧著一卷書，臉色雖仍有病後的蒼白，眼神卻清亮得很。她笑意很淡，只是唇角輕輕一彎，便讓這間被藥味熏了幾日的屋子多了點活氣。

靈兒臉一紅，趕緊起身，「小姐又取笑奴婢。」

夏嫣然放下書，端起溫水慢慢喝了一口，語氣很是無辜，「妳嘀咕得那麼大聲，不就是等著我聽見？」

靈兒張了張嘴，竟被堵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她家小姐從前可不是這樣。從前的小姐說話輕，走路也輕，連笑起來都像怕驚著旁人，若聽見丫鬟抱怨，多半只會溫溫柔柔勸上一句，哪裡會這樣似笑非笑地把人堵得啞口無言。

可奇怪得很，靈兒一點也不害怕。

反倒覺得心裡穩妥了些。

像那個總把委屈往肚子裡吞的小姐，終於學會拿手指輕輕戳回去了。戳得不重，卻挺準。

夏嫣然看著她那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樣，心情也輕鬆了幾分。她在屋裡靜養了十天，聽見清和園那個眉尾有黑痣的婆子投井而死，便知道自己的命不是僥倖被人漏掉，而是有人已經開始補刀。對方動手又快又狠，像是生怕她多活一日，便會從水裡帶回什麼不該帶回的東西。

夏府表面風平浪靜，實則細碎聲響從未停過。誰送了補品，誰來探病，誰說話時繞著落水不敢提，誰又故作不經意地問她夜裡可有說夢話，全都被靈兒一筆一筆記了下來。

靈兒年紀不大，記仇倒很有天分。

前一刻還在替她端藥，下一刻就能壓低聲音說：「小姐，方才陳嬾嬾又問了一遍，您夜裡可曾說過什麼胡話。奴婢看她那眼神，像恨不得鑽到您夢裡去翻一翻。」夏嫣然當時差點被藥噙到。

若是在現代，這丫頭不去寫娛樂八卦都可惜了，標題她都替她想好了一一驚，夏府陳嬾嬾深夜竟欲偷看小姐夢境。

只是笑過以後，心裡那點冷意仍在。

越多人打聽，便越代表她這條命礙了人的眼；那婆子死得越乾淨，便越代表對方背後有人替她擦痕跡。

太乾淨的事，往往最髒。

午後，柳氏親自端了藥進來。她今日穿著淡青色襦裙，髮間只簪了一支白玉簪，素淨得很，可她生得好，即便不施重妝，也有江南女子獨有的溫婉明淨。只是眼底青影遮不住，顯然這幾日並未睡好。

夏嫣然一看見那碗黑沉沉的藥，眉心就先皺了起來。

柳氏原本滿腹心事，被她這表情逗得一怔，隨即失笑，「還沒喝呢，臉就苦成這樣？」

夏嫣然看著那碗藥，十分誠懇，「娘，這藥若能少熬半個時辰，或許它跟我都會好受些。」

柳氏忍俊不禁，「胡說，藥性豈是妳說少熬便少熬的？」

「那可惜了。」夏嫣然輕輕嘆氣，「它黑成這樣，一看就是熬出了仇。」

靈兒站在一旁，強忍笑意。柳氏也被她逗笑了，可笑著笑著，眼眶卻又紅了。

夏嫣然看見了，心口微微一軟，便不再耍嘴皮子，伸手接過藥碗，仰頭喝下。苦味一路從舌尖殺到天靈蓋，強悍得不像藥，倒像要替她把前世今生都清算一遍。柳氏忙把蜜餞遞過來，夏嫣然含了一顆，酸甜味慢慢化開，才覺得自己重新活回人間。

柳氏替她理了理膝上薄毯，低聲問：「身子可還難受？」

「好多了，背已不太痛了，只是胸口偶爾發悶，頭也還有些疼。」夏嫣然答得乖巧，可目光卻落在柳氏的手上。

那雙手保養得極好，指尖卻有幾處淡淡薄繭，並不像普通官夫人的手。她忽然想起劇本裡只寥寥幾句提過柳氏，說她出身江南富商，嫁給夏行舟後相夫教女，是個溫柔賢淑的母親。

溫柔賢淑。

這四個字自然沒有錯，可也太單薄失了分量。

單薄得像一張紙，擋不住一個人的前半生，也承受不起她嫁入京城清流門第後所受的眼光。

夏嫣然這幾日越發覺得，劇裡那些被輕輕帶過的人，真到了眼前，便沒有一個只是背景。柳氏不是背景，夏行舟不是，靈兒也不是。她如今身處的地方，沒有誰只為推動所謂劇情而活，每個人都有來處，有傷口，也有自己想守住的東西。

她垂下眼，忽然問：「娘，您娘家的商路，可常經過清和園附近？」

柳氏替她整理薄毯的手微微一頓。

靈兒也下意識抬頭。

屋裡安靜了一瞬，窗外風聲從竹梢間擦過，帶起一點潮濕寒意。

柳氏看著女兒，眼底有驚訝，也有一絲不易察覺的警覺，「怎麼忽然問這個？」

夏嫣然沒有閃躲，輕聲道：「我落水那日，靈兒被人支開。那個婆子一死，線索便斷了。可我想，能準確支開我身邊的人，又能知道我何時落單，這不是一個園子裡的婆子能單獨做到的事。」

柳氏眼神凝重了些。

夏嫣然繼續說：「還有那日湖邊若真有車轍和油布殘片，便表示那附近不只女眷往來。若只是尋常貨運，倒也罷了，可偏偏出事的是我，偏偏死的是支開靈兒的人。娘，我不覺得這是巧合。」

柳氏看著她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從前的嫣兒，不會這樣抽絲剝繭地說話。她聰慧，卻總藏著；懂事，卻太會忍。受了委屈，若她不問，嫣兒便一句也不肯說。眼前的女兒卻像被那場水浸掉了身上的怯意，露出一把原本藏在鞘中的薄刃。

柳氏心疼，也莫名鬆了一口氣。

京城不是江南，這裡的春花再好，根底下也埋著權貴的骨頭。她從前總怕女兒太柔，遲早被人欺負得連哭都不敢出聲，如今又怕她鋒芒太露，可到底仍忍不住慶幸，她終於願意露出鋒芒。

柳氏輕輕嘆了一聲，示意靈兒去外間守著。靈兒立刻會意，退到門邊將房門半掩。

柳氏這才低聲道：「清和園附近確有幾條商路通行，都是往城東貨棧去的。那些貨棧裡，有幾處與我娘家有往來。」

夏嫣然問：「近期可有異常？」

柳氏猶豫片刻，道：「有。」

夏嫣然心裡一緊。

「半個月前，江南送來的一批絲綢在城東貨棧停了一夜，第二日帳上數目對得上，封條也未損，可管事回話時說，箱子似乎比入貨棧時重了些。」

「重了些？」

「是。」柳氏眉心微蹙，「我娘家做生意多年，貨物斤兩向來記得細。若是少一兩匹布，倒可能是底下人手腳不乾淨；可箱子變重，便不尋常。我原想著等妳病情穩些再查，沒想到妳先問了。」

夏嫣然指尖輕敲膝上薄毯。

箱子變重。

油布殘片。

清和園。

落水。

死掉的婆子。

這幾件事擺在一起，像一幅還沒拼完的圖。她不知道圖上畫的是什麼，卻能聞到

一股危險的味道。

她問：「那批貨現在在哪？」

「已送去城中鋪子。」柳氏道，「我讓人壓著未拆，只說妳病著，我無心料理。」

夏嫣然抬眼，忍不住笑了，「娘，您也不是只會溫柔嘛。」

柳氏怔了怔，隨即伸手輕輕點她額頭，「沒大沒小。」

話雖如此，她眼底卻浮起一點笑意。這點笑意像沉悶多日的夏府終於透進一縷日光，可那日光很快又被陰影壓住。

柳氏低聲道：「嫣兒，此事妳不能再問下去。娘會讓妳舅舅派可靠的人查。」

夏嫣然搖頭，「不行。」

柳氏皺眉，「嫣兒。」

「娘，若對方只是動商路，您查自然可以。可如今他們已經對我動手，表示我落水那日可能看見了不該看的東西。」夏嫣然語氣溫和，態度卻沒有半分退讓，「我若裝作什麼都不知道，他們會信嗎？」

柳氏無言。

那婆子的死已經說明了，對方不信。

夏嫣然放柔聲音，「我知道娘想護我，可我若連自己為何差點死都不知道，往後怎麼躲？」

柳氏眼底又紅了，「妳才十六歲。」

夏嫣然心口一窒。是啊。這具身體才十六歲。

現代的她已走過許多風浪，可在柳氏眼中，她仍只是病中初醒的女兒。她忽然有些愧疚，可愧疚不能救命。她不是要逞強，只是不想再被人推進水裡一次，還連推她的是誰都不知道。

夏嫣然握住柳氏的手，慢慢道：「娘，我不會莽撞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危險從哪裡來。」

柳氏看著她良久，終於敗下陣來，低聲道：「妳這性子……」她說到一半頓住，神情複雜。

夏嫣然知道她在想什麼。這不是從前夏嫣然的性子。可是她不能退回去，也退不回去。

柳氏低頭替她掖好衣襟，聲音輕得像怕驚碎什麼，「也好。妳這樣，也好。」

午後的陽光短暫露了一會兒，到了申時又陰了下來。

夏行舟從國子監回府時，身上帶著一點寒氣。他官服未換，便先來看女兒，進門時正見夏嫣然靠在榻上看書。那不是話本，也不是詩集，而是一本厚得能砸暈人的《大靖職官志》。

夏行舟腳步微微一頓。「怎麼看起這個？」

夏嫣然抬起頭，神色很自然，「躺著無聊，隨手翻翻。」

夏行舟看了看那本厚重的職官志，再看了看她蒼白的小臉，沉默片刻。

「隨手？」

夏嫣然眨了眨眼，「嗯，隨手。」

夏行舟忽然有點想笑。

她從前也讀書，卻多讀詩詞琴譜，偶爾翻史書，也是為了作詩用典。如今病中醒來，竟開始看職官志，還一副這只是閒書的模樣。

他在一旁坐下，「可看出什麼？」

夏嫣然合上書，「看出京城裡的人名分太多，官職太雜，誰和誰沾親帶故，能繞得人頭疼。」

夏行舟淡淡道：「朝堂本就是如此。」

「所以才要看。」夏嫣然道，「不然旁人罵我，我都不知道他背後站著誰。」

夏行舟一愣，隨即低低笑了。

這一笑，連柳氏都訝異地看了他一眼。夏行舟向來端方，在女兒面前溫和，卻少有這樣真切放鬆的時候。

他看著夏嫣然，目光溫柔又複雜，「妳從前若有這份心思，爹也不必總擔心妳在外頭受氣。」

夏嫣然心裡微動，低聲問：「我從前……很讓爹娘擔心嗎？」

柳氏眸光柔和下來。

夏行舟沒有立刻回答，窗外細雨又落了下來，打在竹葉上沙沙作響。過了片刻，他才道：「妳從前很好，只是太怕給旁人添麻煩。」

柳氏接話，聲音裡帶著心疼，「妳小時候摔破了膝蓋，都要先看我是不是忙著。若我在見客，妳便忍著不哭，後來我問妳疼不疼，妳還說不疼。」

夏嫣然垂下眼。這些記憶不屬於她，可聽著卻莫名難受。也許因為她太明白這種孩子。太懂事的孩子，往往不是天生懂事，而是太早學會了把自己的需要往後放。可夏家分明疼愛她。

那原主為何仍舊這樣小心？

夏行舟似乎看出她的疑惑，低聲道：「不是妳娘不好，也不是夏家不好，是京中人多嘴雜。妳娘出身商戶，即便是江南首富，在某些人眼裡，也總覺得低了清貴門第半分。妳又是我與妳娘唯一的女兒，我們夫妻恩愛，家中無妾，他們不敢明著說夏家，便把話刺到妳身上。」

柳氏眼中掠過一絲黯然。

夏嫣然瞬間懂了。

夏行舟是國子監祭酒，清貴文臣。柳靜姝雖有財，卻出身商賈。夫妻恩愛、家中無妾，這在旁人眼裡不是佳話，而是一根刺。有人嫉妒柳氏命好，有人看不慣夏行舟不納妾，也有人瞧不起商戶女，卻又眼紅柳氏帶來的財力。那些話不能明著對柳氏說，便落到夏嫣然身上。

說她空有清名。

說她母族銅臭。

說她性子沉悶，不會討人喜歡。

原主太柔，聽久了，便真覺得自己不該多說、不該爭、不該讓父母為難。

夏嫣然心裡慢慢冷下來。

女子之間的較量，有時不見血，但言語的殺傷力，卻能一刀一刀割得人不忍抬頭。她忽然問：「爹，國子監裡近日可有異動？」

夏行舟微怔，「為何這麼問？」

夏嫣然道：「我落水後，府裡有人急著打聽我記得多少。清和園婆子又死了。若此事只牽涉女眷，對方不必這麼急著滅口。既然對方急，表示我活著可能會牽出更大的事。」

夏行舟看著她，眼神逐漸凝重。

夏嫣然繼續道：「而夏家最容易被攻擊的地方，不是後宅，是爹的清名。」

柳氏下意識看向夏行舟。

夏行舟沉默許久，才緩聲道：「近日，國子監確有一名學生出事。」

夏嫣然心頭一跳。「誰？」

「許慎之。」夏行舟道，「寒門出身，文章不錯，平日性情也穩重。三日前，他被京兆府帶走，說是與一批來路不明的鐵器有牽連。」

鐵器。夏嫣然指尖收緊，這個詞太敏感，若是尋常鐵器，不至於讓京兆府親自拿人。

她問：「是兵器？」

夏行舟眉頭輕蹙，「尚未定論。」

尚未定論。這話就等於已經八成是了。

柳氏臉色也變了，「夫君，這事你怎麼沒同我說？」

夏行舟道：「媽兒病著，我不想妳們憂心。」

夏嫣然忍不住看他。好嘛，真不愧是一家人。

父親怕母女憂心，母親怕女兒憂心，女兒從前怕父母憂心。每個人都把事藏著，藏到最後，敵人都快把刀架到脖子上了，還互相說沒事沒事。

她忍了忍，沒忍住，小聲道：「爹，咱們家是不是祖訓有一條，出事先瞞著親人？」

靈兒端茶進來，剛好聽見這句，差點把茶盞摔了。

屋裡靜了片刻，柳氏先笑出來。夏行舟無奈地看著女兒，「妳如今倒是牙尖。」

夏嫣然一臉無辜，「我只是實話實說。」

夏行舟本該斥她幾句，可看著她病後蒼白卻鮮活的模樣，竟一句重話也說不出口，只能嘆道：「許慎之是我門下學生，他出事，我自會想法子查清。但朝堂與官府之事，不是妳該操心的。」

夏嫣然問：「若有人故意讓爹操心呢？」

夏行舟目光微沉。

「我剛落水，清和園婆子便死；柳家貨棧有異，國子監學生又牽涉不明鐵器。若這些事都只是湊巧，那這湊巧也太剛好了些。」夏嫣然說到這裡，垂下眼，將話裡鋒芒稍稍收起，「我不是想管朝堂事，我只是怕有人把夏家推到陷阱裡，還讓我們以為那只是意外。」

夏行舟沉默下來。

窗外雨勢漸密，院中桃花又被打落幾片。良久，他問：「妳想如何？」

夏嫣然知道，夏行舟肯這樣問，就代表他沒有再把她單純當成病中受驚的女兒。這是好事，也是危險的開始，因為從這一刻起，她就不能只躲在父母身後。她道：「我想先知道許慎之出事前見過誰，收過什麼，去過哪裡。官府查的是罪，我們要查的是他為什麼會被選中。」

夏行舟眸色一動。

夏嫣然繼續說：「若有人要嫁禍夏家，許慎之便不是重點，他與夏家的關係才是重點。他是爹的學生，出事後，旁人自然會看爹如何反應。爹若急著保他，便有人說爹偏私；爹若不保，又寒了士林之心。這是個套。」

夏行舟看著她，眼裡終於露出掩不住的震驚。這番話說得太直白，直白到不像一個十六歲深閨少女病中隨口所言。

柳氏心裡也微微一驚，卻很快壓下去，轉而握緊女兒的手。夏嫣然察覺到父母的目光，心裡暗叫不好。她是不是說得太多了？可話都出口了，現在再裝傻，只會更像鬼上身。

她垂眸，輕聲補了一句，「我只是想，若有人害我，又想害夏家，那我不能再像從前那樣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這句話落下，柳氏眼底的驚疑散了大半，只剩心疼。夏行舟也沉默下來。女兒死裡逃生，性情大變，不奇怪；被人推入水中，醒來後想自保，也不奇怪。真正讓他心驚的，是他從前竟不知女兒心裡藏著這樣的聰慧。

也許不是沒有。

只是被他們護得太嚴，又被外頭那些閒言碎語壓得太久，從未表現出來。

夏行舟緩聲道：「許慎之有一位同窗，名叫陸懷青，與他交好，明日會來府中送一份抄錄書稿。」

夏嫣然眼睛微亮。

夏行舟立刻道：「妳不能見外男。」

夏嫣然不語，很好，很古代。

她差點忘了，這裡不是劇組，不能導演喊一聲大家走位，她就過去和男演員對戲。

柳氏想了想，道：「隔著屏風問幾句，倒也不是不可。只說嫣兒病中替父親整理書稿，偶然問起許慎之，旁人也挑不出大錯。」

夏嫣然立刻看向柳氏，娘親威武。

夏行舟看了妻子一眼，「妳也跟著她胡鬧？」

柳氏溫溫柔柔地回應：「夫君若覺得不妥，那便你自己問。只是你一問，那學生多半緊張得只會答該答的，不會說想說的。」

夏行舟瞬間靜默。

夏嫣然心裡肅然起敬。

她娘不是不會說話，她娘只是平時懶得出刀。這刀一出，夏祭酒也得沉默。

事情就這麼定下。

入夜後，雨終於停了，京城被洗得清冷。遠處隱約傳來更鼓聲，一下，一下，敲得人心裡也跟著沉下去。

夏嫣然躺在床上，卻睡不著。

落水，油布，貨棧，許慎之，不明鐵器。清和園與國子監看似毫無關聯，一個是女眷賞春之地，一個是士子讀書之所，可若有人想對夏家下手，這兩處便正好一內一外。

內可傷女兒，亂家宅。

外可汙父名，毀清聲。

對方不是臨時起意，而是在布網。

她翻了個身，胸口還有些悶，忍不住咳了兩聲。靈兒立刻從外間醒來，「小姐？」

夏嫣然道：「沒事，睡吧。」

靈兒不放心，披衣進來替她倒水。夏嫣然接過水，忽然問：「靈兒，你知道衛遲旭嗎？」

靈兒睜大眼，那眼神活像聽見自家小姐問起哪個市井浪子。

夏嫣然挑眉，「怎麼？」

靈兒壓低聲音，「小姐怎麼忽然問他？那位衛二公子名聲可不好。」

「怎麼不好？」

靈兒想了想，掰著手指數，「鬥雞、走馬、逛酒樓，聽說還曾在春風樓裡和人爭一位琵琶娘子，差點把人家樓梯拆了。」

這聽起來確實挺不像話。但她更知道，一個人的名聲壞得出奇一致時，往往也是被刻意做出來的。全京城都知道他紈褲，那還有誰會防著一個紈褲？

她問：「他那日為何會在清和園？」

靈兒道：「聽說是幾位公子在園中飲酒賞花，和女眷不在一處。不過衛二公子喝醉後似乎離席過一陣，有人說他去醒酒，也有人說他嫌席上無趣，偷偷溜了。」

夏嫣然眼神一凝。離席過。

衛遲旭那日離席，是真醉，還是假醉？是碰巧，還是也在查什麼？

她又問：「楚王府世子呢？」

「世子也在。」靈兒皺了皺鼻子，「不過奴婢不喜歡他。他每次看人，都像旁人欠他銀子。」

夏嫣然失笑，「妳還見過他幾次？」

靈兒道：「陪小姐赴宴時遠遠見過。小姐從前也不喜歡他，只是不好說。」

原主不喜歡衛遲昕？夏嫣然若有所思。原劇裡，衛遲昕作為楚王世子，戲份比衛遲旭多。他端方持重，也是李家看重的後生晚輩。可若原主本能不喜歡他，靈兒也不喜歡他，便表示此人私下未必如劇中那般端方。

夏嫣然心裡冷笑。好，劇本又錯一筆。

翌日天晴。

春陽從雲層後探出來，照得院中水痕漸乾。夏嫣然身子仍虛，卻已能在屋裡慢慢走幾步。柳氏怕她悶壞，讓人在窗邊擺了幾盆新折的海棠，紅粉相間，添了些生

氣。

巳時過後，陸懷青來了。

他是夏行舟的學生，年約十八九歲，穿一身洗得發白的青衫，眉目清秀，舉止有讀書人的拘謹。入府後，他先在外書房拜見夏行舟，送上抄錄好的書稿。

夏嫣然坐在內室屏風後。

中間隔著一道山水屏風，屏風外是夏行舟與陸懷青，屏風內是她與柳氏。靈兒在旁邊奉茶，緊張得連呼吸都放輕了。

夏行舟先問了幾句國子監課業，又提到許慎之。陸懷青果然立刻繃緊了身子，聲音也低了幾分，「先生，慎之絕不可能私藏兵器。他雖家貧，卻心性端正，平日連多拿書院一張紙都不肯。」

夏行舟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陸懷青聲音壓抑，「可京兆府說在他住處搜出鐵器圖樣，還有一枚軍中兵工營的腰牌。學生不信，慎之根本不認識什麼兵工營的人。」

屏風後，夏嫣然眼神微動。兵工營。這就不是普通鐵器了。

她輕輕敲了敲桌面，柳氏看她一眼，隨即開口，語氣溫和，「陸公子，慎之出事前，可曾有什麼異常？」

陸懷青一驚，似乎沒料到屏風後還有人。

夏行舟淡淡道：「是內子。」

陸懷青忙行禮，「見過師母。」

柳氏道：「不必多禮。慎之既是夫君學生，我們自然也憂心。你與他交好，若知道什麼，盡可說來。」

陸懷青猶豫片刻，道：「慎之出事前兩日，曾收到一封信。學生問他誰寄的，他說是同鄉親戚，讓他去城東貨棧取些家中送來的東西。」

城東貨棧。

夏嫣然與柳氏對視一眼。

夏嫣然拿起一旁早備好的紙條，寫了幾字遞給柳氏。柳氏看後，問：「他取了什麼？」

陸懷青搖頭，「他沒說，只說那東西麻煩得很，他不想收，可又不好不去。後來他回來時，臉色很差。」

夏嫣然又寫下一句。

柳氏照著問：「他可曾提到什麼人？」

陸懷青想了想，「有。他說貨棧裡有個管事態度很怪，明明說是他親戚託送，卻不肯讓他細看貨單。慎之覺得不妥，想把東西退回去，對方卻說東西既已點交，若丟了便要他賠。」

夏嫣然眼神冷了。這是硬塞。

先把東西塞到許慎之手裡，再搜出來，手法粗暴，卻有效。因為寒門學生沒有背景，面對貨棧管事與官府，根本說不清。

夏行舟顯然也想到了這點，聲音沉了下去，「那封信呢？」

陸懷青道：「京兆府搜查時一併帶走了。」

夏嫣然又寫了一句。

柳氏看完，眼中微微一亮，問：「慎之收到信時，可曾有人在旁？」

「有。當時書舍裡還有幾位同窗，其中一人是……」他頓住。

夏行舟問：「是誰？」

陸懷青咬牙道：「是李家旁支的公子，李承安。」

李家。屏風後，夏嫣然慢慢放下筆。很好。原本隱藏在暗處的那條線，終於露出了一角。

夏行舟又問了幾句，陸懷青所知有限，卻已足夠。待他告退後，屋裡靜了一會兒。

夏行舟走到屏風後，看著女兒面前那幾張紙條，神色比方才更陰沉。

柳氏低聲道：「城東貨棧、李家、兵工營……」

夏嫣然接道：「還有清和園。」

夏行舟看向她。

夏嫣然道：「我落水那日，有李家旁支女李令儀；許慎之收到信時，有李家旁支公子李承安。李家旁支的人出現得太巧了。」

柳氏問：「妳懷疑楚王妃李氏？」

夏嫣然沒有立刻回答。

李昭寧，楚王妃，掌兵權長平侯府李家嫡女。原劇裡，她是個因不得夫君寵愛而心性扭曲的王妃，戲份多在後宅爭鬥。可如果真正的楚王妃不只是後宅反派，而是連接李家、楚王府、軍械案的關鍵呢？

那劇情就不只是錯。

是被寫偏了。

夏嫣然輕聲道：「我懷疑有人不想讓我們看見真相。」

夏行舟眉頭微皺，「真相？」

「李令儀太明顯，李承安也太明顯。」夏嫣然道，「他們像是被故意擺出來的。若將來事發，便可說是旁支小輩胡鬧，與李家嫡系無關。」

夏行舟眼中多了幾分深思。

柳氏則望著女兒，忽然覺得有些陌生，又有些驕傲。

夏嫣然知道自己又說多了，趕緊端起茶喝了一口，試圖把鋒芒壓回去。可夏行舟卻沒有追問她為何忽然懂這些，只道：「此事到此為止。接下來，我會查。」

夏嫣然乖巧點頭，「好。」

夏行舟看她一眼。這聲「好」答得太快，快得一點也不像真心。

他淡淡道：「妳若私下再查，便是病未痊癒，需在屋中靜養一月，不得出門。」

果然薑還是老的辣。她立刻露出一副受傷表情，「爹，我像那種不聽話的人嗎？」

夏行舟平靜道：「像。」

柳氏別過臉，肩膀微抖。

靈兒差點又笑出聲。

夏嫣然沉默片刻，誠懇道：「爹，您這樣說女兒，女兒很傷心。」

夏行舟道：「傷心也比傷身好。」

夏嫣然徹底沒話了。這一家人，沒有一個好糊弄。

傍晚時，京城西邊霞色極淡，像被水洗過的胭脂。夏嫣然原以為今日線索到此便算告一段落，沒想到晚膳前，外院忽然送來一封帖子。

帖子是楚王府送來的。

柳氏接過時，臉色微微一變。

夏嫣然坐在一旁喝粥，見狀問：「誰送的？」

柳氏沒有立刻答，反而看向夏行舟。

夏行舟拆開帖子，看完後，眉心緊蹙。

夏嫣然心裡已經有了猜測。她放下湯匙，「楚王府？」

夏行舟看她一眼，「楚王妃聽聞妳落水受驚，特邀妳三日後入府賞花散心。」

屋裡一片寂靜。

靈兒低聲道：「小姐病還沒好呢……」

柳氏臉色也不好，「這時候邀嫣兒入府，未免太急。」

是太急。急得像怕她死得不夠透，還要親自確認一下。

夏嫣然看著那封帖子，忽然笑了。

柳氏皺眉，「妳笑什麼？」

夏嫣然道：「我只是覺得，楚王府的花大概開得特別好。」

夏行舟問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夏嫣然慢悠悠道：「不然怎麼值得王妃娘娘這麼急著請一個病人去看？」

靈兒默默低下頭，覺得她家小姐現在真是越來越敢說了。

夏行舟沉聲道：「妳不能去。」

夏嫣然沒有反駁，只問：「若我不去，外頭會怎麼說？」

夏行舟一頓。

夏嫣然道：「夏家小姐落水後性情大變，不敢見人；或是夏家懷疑楚王府，故意不給王妃面子；再不然，便說我其實記得什麼，所以害怕赴宴。」

柳氏臉色沉下來。

這些話都可能傳出去。甚至不必等她們拒絕，對方恐怕早已備好流言。

夏嫣然看向那封帖子，眼神平靜。她知道楚王府危險，也知道李家危險。可危險不會因為她關上門就消失。她若一直躲在夏家，對方可以慢慢佈置，把夏家變成一座被流言和罪證圍住的籠子。

她得出去。

去看看那些在劇本裡被寫得模糊的人，究竟有幾分真、幾分假。

去看看衛遲昕是不是如戲中那般端方。

去看看李氏是不是只會後宅爭寵。

也去看看那位京城紈褲衛遲旭，到底是真荒唐，還是假醉醒人間。

夏行舟看著女兒，沉聲道：「嫣兒，這不是玩笑。」

夏嫣然抬眸，微微一笑。她病容未退，笑意卻有幾分明亮。「爹，我知道。」

她怎麼會不知道？

她死過一次，最明白刀落下來時有多冷。可她也明白，有些戲既然已經開場，躲在幕後的人不會因為她不登台就散場，他們只會換一種法子，把她推上去。

既然如此，不如她自己走上去。至少走得漂亮些。

夏嫣然伸手，輕輕按住那封帖子。紙面微涼，墨香淡淡，像一封請帖，也像一張遞到她面前的戰帖。

她語氣輕柔，卻穩。「三日後，我去。」

窗外暮色漸深，府中廊燈一盞盞亮起。遠處有春雷隱隱滾過，低沉得像某個被壓了許久的秘密，終於在黑暗裡翻了一個身。

第三章 劇情失效，紈褲不是紈褲

三日後，天色難得放晴。

春寒雖未退盡，日光卻已從薄雲裡透出幾分暖意。夏府門前的青石階被晨光照得微亮，車夫早早套好了馬車，車轅上掛著夏家的素色徽記，不張揚，卻清貴得很。夏嫣然今日穿了一身淺杏色襦裙，外罩月白繡銀絲披風，髮間只簪了一支玉蘭簪。她本就大病初癒，臉色尚帶病後的蒼白，如此一打扮，越發顯得柔弱清雅，像枝頭被雨打過的花，明明還帶著水氣，卻仍舊挺在春風裡。

柳氏替她理了理披風，眉心始終沒有鬆開。

「若是不舒服，便立刻讓人回來傳話。」

夏嫣然點頭，「娘放心。」

柳氏看她答得乖，心裡卻半點不放心。這幾日她算是看明白了，女兒現在乖是真的乖，可那份乖裡藏著主意。從前她怕女兒太溫柔，如今又怕女兒太有主意，想來做母親的心就是如此，孩子往東怕撞牆，往西又怕跌溝，恨不得把天底下所有路都先鋪上厚毯，偏偏人這一生，哪有不摔的路。

夏行舟也站在門前，身上仍穿著常服，未曾去國子監。他看著女兒沉聲道：「楚王府不是尋常人家，今日不管旁人說什麼，妳只記得一件事，妳是夏家的女兒，無須討好任何人。」

夏嫣然心頭微暖，笑道：「爹這話真好，早幾年說，女兒說不定能少受許多氣。」

夏行舟一怔。

柳氏也怔了怔，隨即眼底泛酸。

這話若是從前的夏嫣然說出來，只怕會叫人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可如今她說得坦然，像是把舊日委屈輕輕攤開，不哭不鬧，只是讓疼她的人看一眼，她曾經確實受過傷。

夏行舟沉默片刻，低聲道：「是爹疏忽了。」

夏嫣然本只是隨口一句，沒想到他竟認真了，忙道：「爹，我不是怪您。」

夏行舟看著她，眼神比平日更柔和，「爹知道。可妳不怪，不代表爹沒有錯。」

夏嫣然忽然說不出話。

她前世在演藝圈聽過太多道歉，有人道歉是為了息事寧人，有人道歉是為了讓輿論轉向，也有人道歉時每一個字都像在提醒你不該再追究。可夏行舟這句話不是

那樣，他是真覺得自己沒有護好女兒。

她眼眶微熱，只能低頭假裝整理袖口。

靈兒在旁看著，也跟著鼻尖發酸，卻還不忘小聲提醒，「小姐，時辰差不多了。」

夏嫣然應了一聲，轉身上車。

車簾落下前，她看見柳氏仍站在門邊，夏行舟則背手立在一旁，夫妻二人一個溫婉，一個端正，目光卻同樣牽掛。

她忽然想，既然她用了這具身體，受了這份疼愛，那她便不能讓夏家再走向劇中那個草草敗落的結局。

馬車緩緩駛出夏府。

京城春日的街道比雨天熱鬧許多。沿街鋪子陸續開門，賣糕餅的小販支起攤子，熱氣從蒸籠縫裡冒出來，帶著米香與甜味。遠處有孩童追著紙鳶跑過巷口，笑聲清脆，與車輪碾過青石的聲音交織在一起，倒讓這座權貴雲集的京城多了幾分真實煙火氣。

夏嫣然靠在車壁上，閉眼養神。

她沒有真的休息。

腦中正一遍遍梳理今日可能遇見的人。

楚王妃李昭寧，長平侯府李家的嫡女，衛遲昕之母。劇裡她端莊高貴，心狠善妒，因楚王寵愛側妃姜婉，便處處打壓姜婉母子。可劇中所有筆墨都把她寫成「後宅怨婦」，似乎她做的一切都源於女人的嫉妒。如今看來，這個判斷未免太薄弱。一個出身掌兵權高門、嫁入楚王府的王妃，若只會爭風吃醋，那才叫浪費設定。衛遲昕，楚王世子。劇中寫他端方持重，是個受推崇的人物。可靈兒對他的評價卻很不客氣，像旁人欠他銀子。

衛遲旭，楚王側妃姜婉之子。劇中紉褲男配，死於軍械案。可他那日清和園離席，時間太巧。若他真是草包，倒也罷了；若不是，那麼劇本對他的描寫，很可能錯得離譜。

而今日，她要看清楚這三個人。至少看清他們各自的假面。

馬車行了約莫半個時辰，終於停在楚王府門前。

楚王府不似尋常勳貴府邸那般刻意炫耀富貴，朱門高闊，石獅威嚴，門楣匾額上「楚王府」三字遒勁沉穩，像一把收在鞘中的刀。外頭看著端肅，入內後卻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春花沿著曲廊開得熱鬧，湖石錯落，水榭映著日光，處處精緻，卻精緻得有分寸。

夏嫣然下車時，已有王府嬪嬪在門前候著。

那嬪嬪約五十好幾穿戴不俗，笑容極周到，「夏姑娘可算來了，王妃娘娘念了好幾回，說姑娘前些日子受驚，今日定要好好散散心。」

夏嫣然微微一笑，病後的聲音柔得恰到好處，「勞王妃娘娘惦念，嫣然實在惶恐。」

惶恐二字說得很輕，不卑不亢。

那嬪嬪眼神微動，似乎沒想到傳聞中溫吞怯弱的夏家小姐，病後醒來說話竟這般穩重。

靈兒扶著夏嫣然往裡走，眼角餘光警惕地掃著四周。她今日被柳氏叮囑了不下十遍，務必寸步不離小姐，連茅房都要守在外頭。靈兒聽得鄭重，心裡暗暗發誓，這回就算天塌下來，她也不去取什麼披風了。誰再叫她去，她就把披風糊那人臉上。

王府花宴設在後園水榭。

夏嫣然剛踏入園中，便察覺數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。

有好奇，有憐憫，有幸災樂禍，也有幾分藏得不太好的試探。

她抬眼看去，園中已坐了不少貴女夫人。花枝掩映間，衣香鬢影，笑語輕柔，彷彿人人都是春日裡開得最端莊的花。

只是花有香，也有刺。

有些刺還專往人心軟處扎。

水榭正中坐著一名華服婦人。她約莫三十八九歲，容貌保養得極好，眉眼端正，妝容精細，一身深紫繡金線的衣裙壓得住場面，連笑時都帶著王府主母的威儀。這便是楚王妃李昭寧。

夏嫣然上前行禮，「嫣然見過王妃娘娘。」

楚王妃含笑看著她，「快起來。妳身子才好，何必多禮？」

夏嫣然起身，抬眸的瞬間，剛好對上李氏的眼睛。

那雙眼睛沉靜如水，眼底含笑，卻沒有溫度，像一盞罩了琉璃的燈，光亮在外，火焰藏得極深。

楚王妃上下打量她，語氣溫和，「瞧著臉色還是差了些。也是可憐，好端端去賞春，竟受了這樣一場驚嚇。妳母親這幾日怕是心疼壞了。」

夏嫣然垂眸，聲音輕柔，「是嫣然不孝，讓爹娘憂心了。」

旁邊立刻有人接話，「夏姑娘能醒來，已是福大命大。只是落水那日也真奇怪，好好的怎會走到後湖邊去？」

說話的是個穿桃紅衣裙的少女，眉眼生得俏，語氣卻帶著一點藏不住的尖銳。夏嫣然幾乎不用人介紹，便猜到她是李令儀。

果然，旁邊一位夫人輕輕拉了她一下，低聲道：「令儀，莫胡說。」

李令儀像是才意識到失言，忙用帕子掩了掩唇，「夏姐姐莫怪，我只是關心妳。」

關心。夏嫣然心裡冷笑了一聲。

現代娛樂圈裡也常有這種關心，開頭通常是「我沒有惡意」，結尾往往能把人捅個對穿。

她抬眼看向李令儀，眼神一瞬變得茫然，像被那句話勾起驚懼，聲音也輕了幾分，「其實我也想知道，那日我為何會到後湖邊去。」

李令儀一愣。

夏嫣然低頭，指尖輕輕攥住袖口，恰好露出一點病中不安，「我醒來後，旁的事都還記得，偏偏落水前後記得不清。只是夜裡偶爾會夢見水，還有……有人在我耳邊笑。」

水榭裡的說笑聲微微一滯。

李令儀臉色變了變，「有人笑？」

夏嫣然像是察覺自己說錯了話，忙抬起頭，勉強一笑，「也許只是夢吧。大夫說我驚了神，夢裡東西當不得真。李妹妹別怕，我並非說妳。」

李令儀嘴角一僵。她本想刺夏嫣然，沒想到反被一句「並非說妳」推到眾人視線下。若她再急著辯解，倒像真與落水有關。

李氏眼神平靜冷淡地掃過李令儀。

李令儀立刻閉嘴，低頭喝茶。

夏嫣然將這一幕收入眼底。李令儀怕李氏，不是尋常晚輩對長輩的敬畏，是怕自己說錯話壞事。

楚王妃很快笑道：「病中多夢也是有的。夏姑娘別多想，今日請妳來，便是讓妳散心的。來人，給夏姑娘看座。」

丫鬟引著夏嫣然坐到靠水榭一側的位置。

這位置不算尊貴，卻也不怠慢，剛好能讓眾人看見她，又不至於太靠近楚王妃。

夏嫣然心裡有數，這是觀察她的位置。

她坐下後，靈兒立在身後，腰背繃得筆直。

水榭外春水微漾，幾尾錦鯉從浮萍下游過。花宴開始後，丫鬟們流水般送上茶點，夫人貴女們說著京中趣聞，表面一團和氣。

夏嫣然安靜聽著，偶爾被問到便答一兩句。

她答得不多，卻每一句都不錯。

有人問她病中可還讀書，她便笑說大夫不許費神，只翻了幾頁閒書。有人問她可還記得清和園花色，她便垂眸說只記得桃花落在水上，很好看，也很冷。有人故意說她死裡逃生必有後福，她便回一句借夫人吉言，若真有後福，定先盼父母安康。

柔順，懂禮，卻不再木訥。

楚王妃坐在上首，慢慢撥著茶盞，眼神落在她身上幾回，唇角始終噙著一抹淡笑。

夏嫣然知道李氏在看她。

她也在看李氏。

真正厲害的女人，不會把恨意掛在臉上。李氏沒有急著發難，也沒有過分親近，只讓旁支小輩與旁人來試她。假使她心生怯意，便順勢壓她；若她慌亂，就抓她破綻；倘若她穩得住，李氏神色不變，笑意依舊，像一切都與自己無關。

這才麻煩。

夏嫣然不怕李令儀這種嘴快的，怕的是李氏這種連刀都能包上香囊的人。

宴至半途，水榭外忽然傳來一陣男子笑聲。

女眷席上聲音微微一頓。

李氏眉心極輕地皺了一下，隨即又恢復如常。

一名丫鬟快步進來，低聲稟道：「王妃，二公子說前頭酒悶，非要往後園來醒酒，奴婢們攔不住。」

李氏放下茶盞，淡淡道：「他倒是會挑時候。」

話音剛落，廊外便傳來一道懶洋洋的男聲，「母妃這話可冤枉我了。今日花開得好，兒子不過是聞香而來，怎麼倒像闖了龍潭虎穴？」

眾女眷聞聲望去。夏嫣然也抬了眼。

廊下走來一個年輕男子。

他穿一身竹青色錦袍，腰間玉帶鬆鬆繫著，外頭披著件銀灰薄氅，眉目俊朗得近乎張揚。春光落在他肩上，襯得他整個人像是從酒樓花影裡走出來的貴公子，帶著三分醉意、三分散漫，剩下四分全是「我知道我不像話，但妳們能奈我何」的理直氣壯。

若只看姿態，確實紆綽得挑不出破綻。

靈兒在夏嫣然身後極輕地吸了一口氣。

夏嫣然沒有動，只在心裡慢慢念出他的名字。衛遲旭。

他走進水榭，先向李氏行了個不算端正卻也挑不出大錯的禮，「見過母妃。」

楚王妃淡淡看他，「後園皆是女眷，誰許你過來的？」

衛遲旭笑了笑，「兒子見前頭幾位公子喝得面紅耳赤，實在怕他們等會兒吟詩吟到王府池子裡去，便出來躲清靜。誰知走著走著就到了這裡，想來是府裡花太會引路。」

這話說得荒唐，卻又有趣。幾位年輕姑娘忍不住掩唇笑，李令儀也瞥了他一眼，臉上浮起幾分嫌棄，又似乎忍不住多看兩眼。

「既知不合規矩，還不退下？」楚王妃斥道。

衛遲旭像是沒聽見，目光在席間漫不經心一掃，最後落到夏嫣然身上。那一瞬，他眼裡的醉意似乎淡了些。

很短，短到若非夏嫣然一直在看他，幾乎捕捉不到。

他笑道：「這位便是夏姑娘？聽聞姑娘前些日子落水，今日瞧著，倒不像大病初癒。」

這話一出，水榭裡氣氛又微妙起來。

靈兒差點炸毛。

什麼叫不像大病初癒？她家小姐臉都白成這樣了，難道要躺著被抬進來才叫病人嗎？

夏嫣然卻抬眸看向他，柔柔一笑，「二公子好眼力。大夫也說我命硬，水裡走了一遭，竟還能坐在這裡喝茶。」

衛遲旭眉梢微挑。有意思。

尋常閨秀聽他這種近乎失禮的話，多半不是羞惱便是委屈。她倒好，順著他的話把自己說成命硬，還說得輕輕柔柔，好像在誇今日茶不錯。

楚王妃眼神微沉，嘴角卻還帶笑，「旭兒，不得無禮。」

衛遲旭低頭，像是認錯，「是兒子失言。夏姑娘勿怪，我這人酒後嘴快，若說錯話，姑娘只當聽見一隻醉貓叫了兩聲。」

夏嫣然心想，這人倒是很會替自己找台階，還找得毛茸茸的。

她微笑道：「二公子說笑了。貓叫尚且可愛，何況二公子只是醉了。」

衛遲旭唇邊笑意一頓，她罵他不可愛，還罵得極有禮貌。

水榭裡幾位夫人聽出一點味道，想笑又不敢笑。李令儀則皺眉看著夏嫣然，似乎沒料到她竟敢這樣回話。

衛遲旭卻笑出了聲。「夏姑娘果然有趣。」

夏嫣然垂眸，「二公子過獎。」

她表面溫順，心裡卻已經把衛遲旭重新劃了個圈。

這人絕不是單純紈褲。

真正的草包不會一進來就把所有人的反應都看一遍，也不會用看似輕浮的話試探她落水後的狀態，更不會在被她反刺後半點不惱，反而笑得像撿到什麼好玩的東西。

他的每一步都像亂走，實則站位極巧。

他進水榭後，看似向李氏行禮，實際站在廊口與主座之間，既不完全進入女眷席，又堵住了旁人視線。若有人想從外頭看清席中反應，他這個位置剛好擋去大半。這是巧合？

夏嫣然不信。

衛遲旭似乎還想說什麼，外頭卻又傳來腳步聲。

一名身著玄色錦袍的年輕男子走了進來。他比衛遲旭略年長些，眉眼與楚王府畫像中的楚王有幾分相似，只是神色更冷硬，唇角微抿，帶著一種長居高位者的傲氣。

衛遲昕。楚王世子。

他一入內，女眷們紛紛斂了笑。

衛遲昕先向楚王妃行禮，語氣端正，「母妃。」

楚王妃見他，神色明顯柔了些，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

衛遲昕瞥了衛遲旭一眼，「聽聞二弟酒後闖入後園，兒子怕他失禮，特來看看。」

衛遲旭懶懶笑道：「世子哥哥真是操心。我只是來賞花，又不是來拆府。」

衛遲昕眼底掠過厭惡，「你若真有分寸，便不會在女眷席上胡鬧。」

衛遲旭一臉受教，「是是是，世子哥哥說得都對。改日我喝酒前先寫個告示，請府中上下都避著我走。」

幾位姑娘又差點笑出聲。

衛遲昕臉色更沉。

夏嫣然垂著眼，心裡卻已經把兩人對比得明明白白。

衛遲昕看似端方，實則情緒很容易被衛遲旭挑動。他不喜歡這個庶弟，甚至連掩飾都懶得掩飾。可真正的世子若有城府，至少在外人面前不該如此失態。

李氏顯然也察覺氣氛不對，淡淡道：「行了。既來了，便坐一會兒。今日都是熟人，不必拘禮。」

衛遲昕坐在了楚王妃下首，衛遲旭則毫不客氣地挑了個靠水邊的位置。偏巧，那位置離夏嫣然不遠。

靈兒臉都繃住了。

她覺得這位衛二公子真是不守規矩，女眷席他也坐，還坐得像自家酒樓雅間。

夏嫣然倒是鎮定。

若她沒猜錯，衛遲旭留下來不是為了賞花，也不是為了調戲誰。他在看人。

看她，也看李氏，看衛遲昕，甚至看在座那些不起眼的夫人與丫鬟。

宴席重新熱鬧起來。

有貴女提議作詩，李令儀立刻附和，說今日春光正好，不如以「驚春」為題。這題一出，不少人眼神便飄向夏嫣然。

驚春。

春日受驚，落水未死。

這題起得真是貼心，貼心到像把刀柄都遞到人手裡，生怕捅得不夠順。

柳氏若在這裡，大概會溫柔地把茶盞放下，然後讓對方知道什麼叫江南商戶之女的刀也可以磨得很亮。可今日柳氏不在，夏嫣然只能自己來。

楚王妃沒有阻止，只笑道：「年輕姑娘們有興致，便作幾句也好。」

李令儀看向夏嫣然，「夏姐姐出身書香門第，想來詩才極好。今日可不能藏拙。」

夏嫣然抬眼，正要開口，旁邊衛遲旭忽然懶懶道：「作詩？饒了我吧。我一聽作詩就頭疼。」

衛遲昕冷聲道：「沒人讓你作。」

衛遲旭笑道：「那就好。我還怕世子哥哥一會兒要我也附庸風雅，屆時我只能寫一句，春風吹得人想睡，酒醒不如再一杯。」

有姑娘終於忍不住笑了。

衛遲昕臉更黑，「粗俗。」

衛遲旭一臉坦然，「粗俗也有粗俗的好，至少聽得懂。」

這一鬧，方才集中在夏嫣然身上的目光散去不少。

夏嫣然看了衛遲旭一眼。

他正低頭撥弄酒盞，好像真的只是閒得嘴欠。

可她知道，他是故意的。他替她擋了一下。

為什麼？她不覺得這人是好心，至少不會是單純好心。

李令儀不甘心，仍舊道：「衛二公子不愛作詩，夏姐姐總不會也不愛吧？」

夏嫣然笑了笑，「不是不愛，只是我大病初癒，若作得不好，妹妹可別笑我。」

李令儀立刻道：「怎會？」

那語氣分明是已經準備好要笑話了。

夏嫣然垂眸片刻，再抬頭時，神情仍柔，聲音卻清晰。

「春水不知人事險，落花偏向劫中開。浮生若問驚魂處，一寸晴光一寸來。」

水榭裡安靜了片刻。

這詩不算驚才絕艷，卻很貼合她如今處境，尤其那句「春水不知人事險」，像在說水無辜，人心有險；而「落花偏向劫中開」，又不哀怨，反有一種病後重生的韌意。

李令儀臉色不太好看。

她本想看看夏嫣然出醜，沒想到對方不僅接下這一招，還接得挺穩當。

衛遲旭抬眼看她，眼中笑意深了些。

他忽然鼓掌，「好。」

這一聲好來得突兀，眾人都看向他。

衛遲旭笑吟吟道：「我雖不懂詩，但聽著比我那句春風吹得人想睡好。」

衛遲昕忍無可忍，「沒人拿你比。」

衛遲旭道：「世子哥哥別急，我也知道不能比。人貴有自知之明，我在這點上向來比你強些。」

水榭裡再次靜了。這話可不像玩笑。

衛遲昕臉色驟沉，楚王妃終於開口，「旭兒。」

只兩個字，帶著警告。

衛遲旭立刻收斂，端起酒盞，「兒子失言，自罰一杯。」

他仰頭飲盡，姿態散漫，彷彿剛才那句刺到世子臉上的話真只是酒後失言。

夏嫣然卻看見，他飲酒時，目光掃過了衛遲昕腰間一枚玉佩。

那枚玉佩通體青白，穗子卻是深紅色，打結方式很特別。夏嫣然原本不會注意這種細節，可她這幾日在母親那裡看過貨棧名冊，其中有幾家商號會用相似的結繩法標記貴重貨箱。

她心頭一動。衛遲昕的玉佩穗子，與貨棧標記有關？

還是她想多了？

就在此時，外頭忽然有個小丫鬟匆匆進來，在楚王妃身邊嬾嬾耳旁說了幾句。那嬾嬾臉色微變，轉身低聲稟給李氏。

楚王妃眉心一皺，很快又舒展開，笑道：「前頭有些小事，我去去便回。你們年輕人繼續玩，不必拘著。」

她起身離席。

衛遲昕也跟著站起，「母妃，兒子陪您。」

楚王妃看了他一眼，點頭。

兩人一前一後離去。

衛遲旭沒有動，只坐在原處轉著空酒盞，似笑非笑。

夏嫣然看著李氏離去的方向。

那嬾嬾方才低語時，她只捕捉到兩個字。貨棧。

她不動聲色地放下茶盞，指尖輕輕碰了碰靈兒的手背。

靈兒立刻俯身。

夏嫣然低聲道：「妳去外頭看看，別走遠，聽見什麼便回來。」

靈兒有些猶豫。

夏嫣然看她一眼。

靈兒咬咬牙，趁著眾人注意力被作詩吸引，悄悄退到廊外。

可她才走出幾步，衛遲旭便慢悠悠起身。「諸位慢坐，我也去醒醒酒。」

李令儀皺眉，「衛二公子方才不是已經醒過了？」

衛遲旭回頭一笑，「醒酒這事，哪有嫌多的？李姑娘若擔心我，我很感動。」

李令儀臉一紅，氣道：「誰擔心你！」

衛遲旭笑著走了。

夏嫣然看著他的背影，眸色微深。他也聽見了。

水榭裡少了楚王妃與衛遲昕，又走了衛遲旭，氣氛反而輕鬆許多。幾位貴女開始低聲談論詩句與花色，李令儀因方才吃癆，暫時沒有再找夏嫣然麻煩。

夏嫣然坐在原處，手裡捧著茶盞，心卻已經跟著廊外那幾人走了。

不多時，靈兒回來了，臉色不太對。

她彎身替夏嫣然添茶，借著動作低聲道：「小姐，奴婢沒敢靠太近，只聽見有人說城東貨棧有批箱子出了岔子，像是被人動過。王妃聽了很不高興，世子說他會處理。」

夏嫣然眼神一凝，城東貨棧。她問：「還有嗎？」

靈兒聲音更低，「奴婢還看見衛二公子站在假山後，似乎也聽見了。」

夏嫣然一點也不意外。她只是奇怪，衛遲旭既然也在查，為何要讓她知道他在查？是故意露給她看？還是他根本不在意被她看見？

宴席持續到申時。

楚王妃回來時，神色已恢復如常。衛遲昕卻明顯比之前更陰沉，腰間那枚玉佩也不見了。

夏嫣然第一眼就看見了，她端茶的手微微一頓。

玉佩不見了，是摘下來了，還是方才出事時交給了誰？

衛遲旭回來得更晚些。他步履仍舊散漫，身上多了點草木氣息，像真在園裡晃了一圈。落座時，他的目光似有若無地掃過夏嫣然面前的茶盞，又看向她身後的靈兒。

夏嫣然心裡冷笑，這人知道她讓靈兒去探消息了。他甚至可能看著靈兒探完，又故意沒攔。

花宴散時，楚王妃親自送了幾步，對夏嫣然格外溫和。

「今日見妳精神尚可，我便放心了。往後若得閒，常來府裡坐坐，別悶在家中。」

夏嫣然行禮，「多謝王妃娘娘關懷。」

楚王妃笑意加深，「妳這孩子病了一場，倒像比從前穩重了。」

夏嫣然抬眸，眼神微怯又真誠，「人在水裡走一遭，總會想明白些事。」

「哦？」楚王妃問：「想明白什麼？」

夏嫣然輕輕笑了，「想明白活著不易，所以往後要更小心些。」

楚王妃看了她片刻，也笑了，「是該小心。」

這四個字聽著像叮囑，實則像警告。

夏嫣然卻只當沒聽出來，恭順告退。

出王府時，夕陽已斜。

王府門前車馬陸續散去，夏家的馬車停在稍遠處。靈兒扶著夏嫣然往外走，走到石階下時，旁邊忽然傳來一聲懶洋洋的呼喚。

「夏姑娘。」

夏嫣然停步回頭。

衛遲旭倚在王府門旁的石獅邊，手裡拎著一枝不知從哪折來的海棠，花枝在他指間晃啊晃，襯得他整個人越發像個無所事事的閒散貴公子。

靈兒立刻警覺。

夏嫣然卻很平靜，「二公子有事？」

衛遲旭笑道：「無事便不能送姑娘一程？」

靈兒眼睛瞪大。

這話也太不合規矩了。

夏嫣然微微一笑，「二公子若真想送，恐怕明日京中便會傳出夏家小姐病後神志不清，竟與楚王府紈褲門前私會。」

衛遲旭挑眉，「姑娘連傳聞怎麼寫都想好了？」

「未雨綢繆。」

「那姑娘覺得，若我站在這裡不走，傳聞會不會更好聽些？」

夏嫣然看著他，語氣仍溫柔，「二公子若不介意自己的名聲更壞，我倒也不是很介意。」

衛遲旭笑了。他笑起來時很容易讓人卸下防備，眉眼舒展，像是真被逗樂了。可夏嫣然看見的不是笑，是他眼底那層冷靜。

他把手中海棠遞過來。

靈兒下意識想攔。

夏嫣然卻抬手接了。

花枝入手很輕，枝幹上有一點濕泥，花瓣之間似乎夾著什麼。她指尖輕輕一碰，摸到一小段細繩。

紅色細繩。與衛遲昕玉佩上的穗子相似。

夏嫣然心口一跳，面上卻不動聲色。

衛遲旭低聲道：「花開得好，姑娘帶回去插瓶，也算不白來一趟。」

夏嫣然抬眼看他。

他的聲音不高，旁人聽來只像一句輕佻客套，可他眼神分明在說另一件事。

她捏著花枝，忽然笑了，「多謝二公子。只是這花折下來，怕是活不久。」

衛遲旭看著她，「活不久也比落在枝上被人踩進泥裡好。」

夏嫣然眸光一動，這話不像說花。

她微微福身，「告辭。」

衛遲旭退開一步，讓她過去。

她走出幾步，忽然聽見他又道：「夏姑娘。」

夏嫣然回頭。

暮色裡，衛遲旭仍舊笑得散漫，像方才那點深意只是她的錯覺。

他道：「下回賞花，記得帶個膽子大些的丫鬟。」

靈兒不明所以，她膽子很小嗎？

夏嫣然看了看靈兒氣鼓鼓的臉，忽然笑道：「我家靈兒膽子不小，只是眼神好，知道有些人不像好人。」

衛遲旭一愣，隨即低笑出聲。

靈兒頓時覺得自己被小姐誇了，腰背挺得更直。

夏嫣然沒再停留，上了馬車。

車簾落下，隔開王府門前的暮色與人影。馬車駛動後，她才低頭看向那枝海棠，花瓣間果然纏著一小段紅繩。

繩結細密，與她在母親貨棧名冊上見過的貴貨標記極像，只是末端被人用利器割斷，斷口新鮮。

靈兒湊過來，低聲問：「小姐，這是什麼？」

夏嫣然指尖輕輕摩挲紅繩，「也許是從世子身上掉落下來的東西。」

靈兒瞪大眼，「衛二公子給您的？」

夏嫣然點頭。

靈兒皺眉，「他到底想做什麼？」

夏嫣然望著車簾外漸暗的天色，聲音很輕，「他想知道，我看不看得懂。」

「那小姐看懂了嗎？」

夏嫣然笑了一下。

「看懂一半。」

另一半，要等她回去問母親。

馬車駛過長街，暮色逐漸沉入屋簷。街邊燈籠一盞盞亮起，行人聲、馬蹄聲、遠處酒樓傳來的絲竹聲交織成夜晚京城的熱鬧。

夏嫣然靠在車壁上，閉眼回想今日每一個細節。

李氏的試探，李令儀的急躁，衛遲昕消失的玉佩，城東貨棧的變故，衛遲旭送來的紅繩。

還有衛遲旭說的那句話。

活不久也比落在枝上被人踩進泥裡好。

他是在提醒她？還是在說他自己？

夏嫣然忽然想起劇裡衛遲旭的結局。那時劇本寫得輕描淡寫，紈褲庶子因荒唐誤軍機，被亂黨滅口，死於荒郊。她當時只覺得這角色浪費，如今卻覺得荒謬。

像衛遲旭這樣的人，若真死於軍械案，絕不會是因為貪玩誤撞。他很可能早就在查，而劇本把他寫成紈褲，只是因為後人看見的記載裡，他就是紈褲。

夏嫣然睜開眼，心中忽然泛起一點寒意。

若記載會錯。

若劇本會錯。

若一個人的一生可以被後人用幾個荒唐字眼蓋棺定論。

那她所知道的所有劇情，究竟還有多少可信？

回到夏府時，夜色已深。

柳氏一直等在前廳，見她回來，忙起身迎上來。夏行舟也坐在一旁，手裡拿著書，卻明顯一頁都沒翻過。

夏嫣然一進門，便被父母從頭到腳看了一遍，確認沒少一根頭髮，柳氏才鬆了口氣。

「可有受委屈？」

夏嫣然想了想，「有一點。」

柳氏臉色一變。

夏行舟也放下書。

夏嫣然慢悠悠道：「楚王府的點心太甜，茶又淡，委屈我的舌頭了。」

靈兒在後面憋笑憋得辛苦。

柳氏伸手點她額頭，「妳這孩子，嚇娘做什麼？」

夏嫣然笑了笑，隨即收起玩笑，將袖中海棠取出，連同花瓣裡藏著的紅繩一併放到桌上。

夏行舟與柳氏神色頓時變了。

柳氏拿起紅繩，只看一眼便皺眉道：「這是貨棧貴貨封繩。」

夏嫣然問：「能看出是哪家貨棧嗎？」

柳氏仔細看了看，「這結法像城東永豐棧。永豐棧不是我娘家的產業，卻與我們有貨物流通。前些日子那批變重的箱子，也曾停在永豐棧。」

夏行舟沉聲問：「此物從何而來？」

夏嫣然道：「衛遲旭給我的。」

屋裡頓時一靜。

夏行舟眉頭皺得更深，「楚王府二公子？」

夏嫣然點頭，「他今日在花宴上看似胡鬧，實則一直在觀察李氏與衛遲昕。李氏中途離席，是因城東貨棧出了事。衛遲昕跟著去，回來後腰間玉佩不見了。而這紅繩，原本繫在他的玉佩穗子上。」

柳氏臉色微白，「妳怎會注意到這些？」

夏嫣然沉默了一下。

總不能說，她前世演戲時連對手演員袖釦換了都能注意到，因為鏡頭會放大一切，觀眾會看見，導演也會罵。

她只能道：「我怕出事，所以看得仔細些。」

夏行舟看著女兒，良久，低聲道：「太仔細了。」

夏嫣然心頭一跳。

柳氏也看向她。

燭火輕晃，屋中三人一時都沒有說話。

夏嫣然知道，自己不能永遠假裝毫無異樣。她醒來後變得太多，父母不是傻子，不可能毫無察覺。

可她也說不真話，說她來自數百年後？說她曾演過他們的人生？說這個世界在

她眼裡本是一齣戲？

沒人會信。信了也未必是好事。

她垂下眼，聲音放輕了些，「爹，娘，我知道我變了很多。」

柳氏心口一緊。

夏嫣然繼續道：「可我在水裡時，真的以為自己要死了。那時候我忽然想，若我死了，你們該怎麼辦？若害我的人還能笑著來弔唁我，你們又該怎麼辦？」

她抬起眼，眼眶微紅，卻沒有哭。「所以我不想再糊塗了。」

柳氏再也忍不住，上前抱住她。「不糊塗好，不糊塗好。」

夏行舟眼底也有動容，卻仍維持著父親的沉穩。他看向桌上紅繩，沉聲道：「衛遲旭為何幫妳？」

夏嫣然靠在柳氏懷裡，低聲道：「他不是幫我。他是在借我的眼睛，看夏家看不看得懂這條線索。」

夏行舟神色微凜。

「妳是說，他也在查？」

「是。」夏嫣然道，「而且他查的，恐怕比我們深。」

夏行舟沉默片刻。

楚王庶子，京城紈褲，荒唐不羈。

這樣的人若也盯上城東貨棧，便只有兩種可能。

要麼他本身便涉案。

要麼他的紈褲名聲，是給旁人看的。

夏嫣然看著那截紅繩，心裡已偏向後者。

夜更深了。

夏行舟命人將紅繩收好，又叮囑夏嫣然早些歇息。柳氏親自送她回院，路上風涼，母女二人走過廊下，燈影將身影拉得很長。

柳氏忽然問：「嫣兒，妳怕嗎？」

夏嫣然想了想，道：「怕。」

柳氏停下腳步。

夏嫣然轉頭看她，笑了笑，「怕才正常。不怕的不是勇敢，是沒想清楚。」

柳氏眼神溫暖，「那妳還要往前走？」

夏嫣然望著廊外沉沉夜色。

王府花宴上的每一張臉仍在她腦中浮現。李氏的笑，衛遲昕的傲慢，衛遲旭的散漫，還有那截被割斷的紅繩。

她道：「娘，有人已經把路鋪到我們腳下了。走不走，不是我們說了算。」

柳氏沉默。

夏嫣然輕輕握住她的手，「但怎麼走，可以由我們說了算。」

回到房中後，靈兒替她卸下髮簪。那枝玉蘭簪放在妝奩上，映著燭光，泛出溫潤光澤。

夏嫣然看著銅鏡中的自己。病色還在，眉眼卻不再像剛醒時那樣陌生。

她伸手碰了碰鏡面，冰涼。

她低聲道：「夏嫣然，妳以前看錯了。」

劇情錯了。

人物錯了。

連她以為能依靠的先知，也錯了。

但錯了也好，錯了，才代表這不是一齣早已寫死的戲。

她還有機會。

窗外夜風拂過，春枝輕顫。遠處不知誰家傳來更鼓聲，一下，一下，敲進靜夜裡。

而楚王府另一端，衛遲旭坐在書房窗下，把玩著手中半枚被割斷的玉佩穗子。

長清立在一旁，低聲道：「主子，那夏姑娘收了花，也帶回了紅繩。」

衛遲旭笑了笑，「她看懂了？」

長清道：「夏家夫人出身江南商戶，應該看得懂。只是屬下不明白，主子為何要把線索交給夏姑娘？她畢竟只是個閨閣女子。」

衛遲旭抬眼。

燈影落在他臉上，方才宴中的醉意與散漫早已消失，只剩一片冷靜。

「閨閣女子？」他低笑一聲。「你見過哪個閨閣女子，剛從鬼門關回來，就敢在楚王府裡試探李氏，反刺李令儀，還能盯住衛遲昕腰上的玉佩？」

長清一時無言。

衛遲旭將那半截穗子放到桌上，指尖輕輕一推。

「她不是普通人。」

長清皺眉，「主子懷疑她？」

衛遲旭望向窗外夜色，眼底浮起一點興味，也有一點冷意。

「懷疑。」他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也想看看，她能把這條線索牽到哪裡去。」

長清道：「若她壞了大局呢？」

衛遲旭笑意淡了些。「那就把她拉出來。」

「若拉不出來？」

窗外春寒入夜，吹得燈火微微一晃。

衛遲旭沉默片刻，忽然想起水榭裡那個少女垂眸念詩的模樣。病容清弱，聲音卻平穩，說春水不知人事險，落花偏向劫中開。

他輕聲道：「那就看她值不值得一起入局。」

長清抬眼，有些意外。

衛遲旭卻已恢復那副懶散神情，拿起旁邊酒盞晃了晃，像方才那句話只是隨口說說。

只是他自己知道，今日這場花宴後，有些事情不一樣了。